

章力生 Lit-sen Chang 1904—1996 基督教神學家、作家。早年專研儒釋道思想，中年皈依基督獻身宣講聖經真理，持正統改革宗的信仰立場。著有中英文著作80余種，為普世華人教會留下寶貴的神學遺產。

作者莫冰斌系美國加州基督工人神學院碩士研究生，在李亞丁教授指導下撰寫此文。

矢志教育救國

　　章淵若、字力生。1904年5月9日生於無錫的揚墅園，父親章伯銘，母親厚盛，皆篤信三教（佛、道、儒）。章力生早年熟讀經書，畢業於復旦大學。自青少年時期起，即關心國家政事，憂國憂民。當國家瀕於危亡時，著書立說奔走呼號，倡導自力救國，矢志於法政。同時他亦沉迷於儒釋道三教，且以復興東方文化宗教為己任。

　　章力生21歲時就在北京任職大學教席，比胡適更為年輕。在其自述中如此寫道：“廿一歲即在北京任大學教職，被稱為最年輕之教授，校長竟隨班旁聽，不但因此升格，且蒙介紹赴美執教。”[[1]](#footnote-0)他的文章得到國學大師章士釗(時任北洋政府教育總長，兼司法總長)的欣賞，稱贊他“文氣浩然”[[2]](#footnote-1)。少年得志的章力生，在中國法學研究領域中，留下了不少開創性的著作，如《中國土地問題》，實為中國最初有關“土改”之作。

　　章力生後來遠赴歐洲深造，在巴黎大學攻讀法政；又赴英國倫敦、劍橋、牛津，及比、德、瑞士等國求學造訪，求索興邦建國之道。26歲返國，先後擔任國立中央、暨南等大學教授、院長。35歲時出任上海法政大學校長。在此期間，其論作《中國民族之改造與自救》、《民族復興之基本原理——自力主義》、《章力生政法論文集》、《現代法制概論》、《現代憲政論》等20余種先後問世[[3]](#footnote-2)。

　　1932年1月，章力生與官家小姐郭令宜結婚，主婚人是蔡元培先生[[4]](#footnote-3)。日本侵華之後，章力生先後在民國黨、政、國防等部門擔任要職，由法政學家而為政略家，幾乎日夜繁忙，不眠不休地著書講學。戰後他被選舉為國大代表，並出任僑務委員會副委員長。國難之時，章力生痛感時弊，甚感憂心。因意識到政法之道不能帶來天下太平，轉而擺脫政治，沉迷三教，參禪學佛，以至於走火入魔，自認為歐陽修轉世，羅漢轉世，肉身還在泰山[[5]](#footnote-4)。甚至於國民政府七次召他擔任中央部會首長，都被他堅決辭謝。

　　抗戰勝利後，45歲的章力生籌建了江南大學，此舉得益於他的同鄉榮德生（已故國家副主席榮毅仁之父）的資助。這所私立大學的興辦，可以說是一個奇跡，因為當時為防範共產黨煽動學潮，不準私人興辦大學，就連陳立夫（國民政府教育部長）創辦建國大學之設想都未獲批準。章立生竟然創辦了占地5000畝的江南大學，被譽為全國校園最大，風景最美的學府[[6]](#footnote-5)。章力生致力於使之成為復興東方文化宗教之基地。當時牟宗三、唐君毅等著名學者的加盟，國學大師錢穆甚至關閉了自己創辦的學院（即後來赫赫有名的新亞書院前身），來江南大學任文學院院長。因此在國學、東方文化研究方面可謂陣容強大。

歸信基督之經過

　　章力生在其自序中坦言自己早年推崇唯物主義，抵擋真道，以反教為興趣，其文如下：“中國素來號稱’文物之邦’，我國社會，向尊文人，士農工商，士居其首，中國文人，在社會上乃有其尊貴的地位。戰國時代，百家爭鳴，想以一家之言，定天下於一尊。秦始皇鑒於文人勢力之大，為求維護他極權專制的政權，竟用殘酷不仁的手段，焚書坑儒！漢武帝采董仲舒之說，罷黜百家，統一思想，提倡尊孔，儒家學說，遂成正宗。後又利用科學制度，以文取士，儒家思想，益復深入人心。唐代佛學大興，但宋明理學，融合儒釋，又加入道教思想，故數千年來，儒釋道三教，形成中國人文主義思想的主流(參馮友蘭：中國哲學史)，根深蒂固，牢不可破，成為敵擋基督聖道堅固的營壘。民國以後，又有新文化運動，胡適之等，引狼入室，請西方人文主義者羅素、杜威，來華公開講演，轟動一時，撒了無神唯物主義的毒種，為共產運動鋪路，造成中國民族空前的災禍。著者青年時期，受了這種思想的毒害，非常左傾，敵擋真道，立志要消滅中國的基督教，又以‘反教’而動了寫作的興趣。”[[7]](#footnote-6)

　　如此立志要消滅基督教的章力生，怎麽會轉而成為一個”基督的衛道者”的呢？

　　1950年，章力生應邀前往印度世界大學（Visva Bharati）講學。該大學是印度著名詩人泰戈爾（Rabindranath Tagore）所創立。由於印度政府與國民政府斷交，章力生未能進入印度而滯留在印尼的三寶壟。滯留印尼期間，章力生開始接觸到吳乃恭牧師領導的當地華人教會，也開始了他對基督聖道的興趣與追求。在一次佈道會中，章力生聽道時得到聖靈的光照，竟至當眾失聲痛哭，認罪悔改接受耶穌基督為救主。他由衷感嘆到：“何圖上帝奮因其無比的慈悲與憐憫，‘沒有按我們的罪過待我們，也沒有照我們的罪孽報應我們……’”[[8]](#footnote-7)。章力生的皈主經歷富於戲劇性的轉變，誰曾想他竟然會成為一個基督徒！只能說是神的“時候滿足”，就預備他回轉，並使他成為自己手中得力的器皿，為祂榮耀的名作時代的見證。當章力生重生得救之後，學術界流傳著這麽一句話：“從此再不能說中國教會沒有學者了。”[[9]](#footnote-8)

研讀神學，講學佈道

　　章力生曾接受計志文牧師之邀聘，到印尼瑪瑯的聖道神學院執教，主講“辨道學”。 亦曾在東南亞聖經學院和美國南浸信會神學院充任講席，大受歡迎。瑪瑯聖道神學院資深宣教士戴理文（Prof. David Bentley Taylor）與他交往甚厚，多次與他懇談，提及當前中國教會神學教育之急需，並且認為他是神所揀選之人，應負起此重任。再三強調，中國教會尚無神學基礎可言，你乃受神特別呼召，要為中國教會建立純正的神學基礎。章力生為之受感，立志潛心研讀神學。

　　後來，章力生在斯美學校巧遇宣教士黃女士（Rose Wong），她畢業於美國波士頓高敦神學院（Gordon Divinity school），精通聖經，給章力生留下極佳印象。在黃女士的引介下，章力生決定去高敦神學院深造。雖然當時國民政府有意召他出任中樞首長，而且當時章師母也持反對意見：第一，生活困難，力生沒有固定收入；第二，他健康不佳；第三，他不善於英文。但章力生不敢“違背那從天上來的異象”（徒26:19），堅定地說：“神的工作，沒有人能反對，神負一切的責任。”[[10]](#footnote-9)

　　因此他再次謝絕了政府的召喚，毅然於1956年3月偕妻赴美，入讀高敦神學院，受到院長和教授們的熱烈歡迎。時年章力生53歲，成為該院最年老的學生，用他自己的話說：“余廿一歲任大學教授，廿六歲任大學院長，被稱為我國最年輕的教授與院長，孰知到五十三歲作了最年老的學生。” 校長劉益世（Dr.Leonard Lewis）稱他為“學校之榮”，並擬聘請他為大學部和神學院教授。但章力生堅持以讀書為重，僅略兼數課，以期教學相長。許多學生宣稱“從章力生得了新的異象”。退休之時，他獲得了“卓越名譽講師”之榮銜，且學校史無先例地請了教會領袖、政界要人和國會議長等來參加。[[11]](#footnote-10)

　　1968年，章力生受邀為新加坡“亞洲-南太平洋宣道大會”特別觀察員（Special Observer），同年又應各方邀請環球佈道，到神學院講授“總體辯道學”。[[12]](#footnote-11)當時因無美國護照，國際間旅行多有不便，但神藉章師母讀到神的應許：“你是行奇事的神，你曾在列邦中彰顯你的能力”（詩77:14）；“神的道在海中，神的路在大水中”（詩77:19）。神的話使章力生戰勝了自己的懦弱。後來在其摯友美國國會議長麥康馬克博士（Dr. McCormack）的幫助下，章力生很快拿到了美國公民證、護照和簽證等所需證件，使他可以自由往來各地傳道、講學。

晚年與遺產

　　章力生終其余生為基督獻上，可謂是時代的中流砥柱，神在近代教會所發出來的光輝。他具備高級知識分子的一切條件，又領受了神豐富的恩賜，由一個以“為天地立心，為生民立命，為往世繼絕學，為萬世開太平”的人文主義者，轉變而為一名“天國之精兵”。

　　章力生是基督忠實的衛道者，亦是文字宣道的健將。他為世人留下了約一千萬字的重要作品：前半生寫的五百萬字，是為了國家；後半生所寫的，則全是為了基督。其主要著作有：《系統神學》(八卷)、《總體辯道學》(四卷)、《人文主義批判》、《本土神學批判》、《世界名人宗教觀》、《孫文主義之神學基礎》、《東方宣道戰略》、《世界宣道戰略中心》、《永生之道》、《立國之道》、《生命之道》、《救世之道》和《原道》等。

　　章力生的中英文著作，共計80余種，其中最為著名的有辯道學及系統神學，為教會留下了堅實的屬靈寶庫。他的著作既有奮興佈道信息的魄力，又有聖經神學的執著，更帶著基督的愛與生命力，可稱之為當代教會的楷模。神也常常使用他的著作使人有得救的智慧。據他自己回憶說，有一位信主30多年，在教會事奉20多年，並且是專研神學的讀者來信見證說他原來頭腦中所有的盡都是知識，因為讀了章力生的《人文主義批判》才恍然大悟，重生得救，於是整夜跪倒在主面前，從心裏發出敬拜和讚美。還有一些理性主義的知識青年，讀過章力生的作品之後，從抵擋真道到信仰基督。在章力生回憶中就提到一位美國青年讀到他的著作，看見奇妙的大光，助他脫離苦境，遂而研究神學。還有人被擊倒在地，痛哭流涕，悔改歸主，獻身宣道。

　　另據章郭令宜師母的見證，章力生曾帶領中共建黨領袖張國燾先生信主。自1950年與張國燾一家告別後，曾有書信來，章力生向他證道，後來失卻聯系。許多年後，聽說張國燾中風來美國就醫。張氏有三個兒子，長子在紐約作醫生，次子和三子在加拿大。張氏夫婦晚年在加拿大，住在老人院裏。章力生夫婦去看望張國燾時，他已不能言語，但尚能聽，聽道後不住地點頭。不久之後，張夫人再邀章力生夫婦前去探訪。她說：“我丈夫聽了章先生所講的福音，深受感動，他願意接受相信基督，並且受洗。你們能再來一次嗎？” 章氏夫婦欣然前往，看見他病床上面掛著章力生所寫的字：“我愛救主基督耶穌。” 當天章力生隨即為張國燾和他的妻子施洗。臨別前，張夫人把張國燾自傳三冊送給他們，作為紀念。[[13]](#footnote-12)

　　章力生晚年之時感悟道：“恍然大悟，始知人文主義，乃是把以往認為與我有益，並可救國濟世的滿腹經論，治平之道，視為有損，萬卷名著，當作糞土，乃盡棄所學，五十三歲重作嬰孩，潛修聖道；忘記背後，努力面前(腓三7-14)；夜以繼日，著書弘道，和以往與我誌同道合的我國人文主義的宗師竭力爭辯。”[[14]](#footnote-13)

　　一位與章力生相識40年的朋友、高敦神學院同學，總結他的一生時作見證說：章先生（Chang）的一生事奉，是在於“改變”（Change）：以改變世界為使命──在他信主之前，以救國救世為志，著書立說，奔走呼號，立志改變世道人心[[15]](#footnote-14)。此後，皈信基督經過改變，生命重新開始，進而改變別人。日以繼夜，奮筆弘道，為教會留下了不朽的巨著和扎實的神學根基。

　　《今日基督教》雜誌(Christianity Today)稱章力生的著作為“第一流學者之作品”；其主筆淩德紹博士(Dr. Harold Lindsell)譽之為“世界之光”。Dr.Fulton Sheen總主教讀後寫信給他說：“如獲珍寶”；而葛培理博士(Dr. Billy Graham)更稱之為“最重要之著作，殊足發西人之深思”。[[16]](#footnote-15)

1996年1月19日，章力生在美國麻省得享安息，享年92歲。

資料來源

章力生著，《人文主義批判》香港：基道出版社，1963年。

章力生著，《末世論》，香港：宣道出版社，1991年。

章力生著，《聖靈論》，香港：宣道出版社，1991年。

章郭令宜的見證。參http://cclw.net/withess/8-01/zglydjz.htm

于中旻，“章力生先生誕世百周年紀念”，https://www.aboutbible.net/WT/WT107.html

于中旻，“章力生：不為自己的人”，參聖經網https://www.aboutbible.net/Ab/E.62.LitSenChang.html

樓鎧博士采訪章力生實錄。參http://www.okchina.us/pilgrim/JianZheng/lisheng.htm

林慈信，“真理的鬥士：章力生”，http://www.cclw.net/gospel/new/sjmrzjg/htm/chapter02.html

http://bdcconline.net/zh-hant/stories/zhang-lisheng

**Home»Web Talk（網上談）»Web Talk 2004（網上談 2004）»Lit-Sen Chang（章力生先生誕世百週年紀念）**

**WT.107. Lit-Sen Chang**于中旻 著 by JAMES C M YU

　　到一百年後，如果主耶穌遲延還不再來，那時，問起在華人基督徒中，影響力最久最遠的是誰。正確的答案，應該是章力生先生。

　　1904年五月九日，章力生誕生在江蘇無錫。先生自幼聰穎過人，被譽為才子。初入復旦大學，後留學法國。年僅二十一歲，即被聘任為教授；二十六歲，為大學院長。

　　他自青年時即留心國家疾患，寫了論土地改革的書，是同類著作中的最早者，深具真知灼見。他為文精簡嚴謹，著論辯析分明，得古文大師章士釗的推重；時人以為他可與當時的政論家戴傳賢相比，故有“小戴季陶”之稱。戴季陶對他極為欣賞，折節下交。

　　第二次世界大戰後，見到國家敗壞，雖有法制而不能行，認為改革之道，必須救治人心。

　　1948年，獲得工業家榮德生全力支持，在太湖之濱，闢地五千畝，創辦江南大學，為全國大學中校園最大最美者。得吳稚暉為董事長，戴季陶為副董事長，因能以破例立案。延聘著名學者牟宗三，唐君毅，錢穆等人，教授陣容為一時之選，企圖作為東方文化哲學宗教文化主要基地。

　　1949年，章先生得印度世界大學（Visva Bharati）邀請，前往講學。世界大學是詩人泰戈爾（Rabindranath Tagore）所創立，學校精神為“Yatra Visvam Bhavita Eka Needam”,意思是“在那裏世界找到了家”。他以為在那裏可以連絡學者從事東方文化宗教復興運動，“弘法利生”。誰知政局改變，神阻斷了他的路，印度去不成，卻在1950年一月，到了印尼的三寶壟。在那裏，蒙恩得救。他說：神“從高天伸手抓住我，把我從大水中拉上來。”（詩一八：16）

　　他受計志文牧師的邀聘，任印尼瑪琅的聖道神學院教授。然後，為追求對聖經真理更深認識，到美國高敦神學院讀書。

　　他多年從政，持守清廉，絕不貪贓舞弊。後來悔改皈主，也絕不募捐化緣。雖然生活清苦，卻沒有從他口中吐出過有關錢字。到他離世的時候，衣袋中只有三元美金。

　　章先生重生得救之後，學術界中有人說：從此再不能說中國教會沒有學者了。他的歸正，與當時的林語堂歸正不同。林缺乏悔改重生的經歷，仿佛現在所謂“文化基督徒”。章則決然另作新人，有新生命與新生活的見證。

　　章先生從來不喜學術靈命之分，也不以自己博學而驕人。現在的人，稍通外文，能查查字典，尋章摘句，只讀不上幾本書，便自命學者，以為在學術上有了成就，實在淺薄可笑。其實，文字只不過是傳通和治學的工具，學過三四年，粗通任何文字，也可以叫作半文盲，實在談不上學術。

　　章先生為人為學都極認真，沉靜明悟，早年就甚得時人尊重，盛譽之下，成為傳奇人物，以為他能夠觀心，並有“隔空打人”奇技之說。當然，這些並不是事實。不過，大學開宗明義即說到“格物致知”。對於“格物”的釋義，有不下幾十種，最為人接受的是“袪除物慾”，才可致知明道。無論是作學問或作人，都是正確的途徑；就是在屬靈的事情上面，也可以適用。

　　章先生常引述的一段故事：孔子見老子，老子指斥他說：“去爾之驕氣與淫志，色態與多欲，是皆無益於子之身。”聖人果然是肯實踐他自己的教導：“擇其善者而從之，其不善者而改之。”

　　這原則顯然對他自己有深的影響。

　　章先生早年從政，奔走講述救國，沒有時間沉浸在象牙塔裏面。五十多歲才入神學，能夠有這樣的成就，叫人有些難以置信。他的祕訣在哪裏？我認為有四個字可以說明：

　遷。有章先生的一位洋人朋友說：章（Chang）一生的關鍵在於“轉變”（Change）。他愛國愛人，關心轉變社會人心為目標；但必須先由改變他自己開始。蒙神的恩典，皈信基督是他生命的轉變，然後開始他轉變別人的偉大事工。

　謙。他盡去驕氣，自說是要重作嬰孩，年過五十歲，放下教鞭，走出教室，再進入教室，變成受教的人，去到高敦神學院作起老學生來。寫信給人常自稱為“弟”，以為在主裏面是“後進”。他生活起居樸素，而且可稱刻苦，一家住在一個房間的陋屋，飲食都甚簡單。並且他自說是“最愚拙的人”。當然，這並不是客觀的評價；但他自己有這樣存意，是非常重要的。驕傲使人不能得神的恩典。許多人的失敗，是予智自雄，別人講甚麼他都聽不進去，都是因為驕傲。所以聖經說：“神阻擋驕傲的人，施恩給謙卑的人。”穎悟是謙卑聽神的信息，或讀書，或專注的聽人講話，思想而領會，而能夠舉一隅而三隅反，或能夠聞一知十，都是謙卑的效果。在治學和屬靈追求上面，都是如此。

　潛。他潛心學習，勤奮不息的讀書著書，常說：“要贖回光陰”，以一天當兩天用。在神學院修讀的時候，校方把圖書館的鑰匙給他，好讓他不分晝夜，焚膏繼晷的盡情閱讀。看他寫的信，有的注明寫於凌晨三時四時。老子所說的“色態”，是喜好表現；章先生絕不喜歡表現自己，才可以沉靜的學，才可以聽神的信息而領受。好出鋒頭，求速成的人，絕不能夠作學者，也不會是屬靈人。

　專。他專心以文字事奉，沒有甚麼“淫志”，不是在多方面求取，仿佛想作啥全能人。他有機會作名牧，也可以成立甚麼機構；但知道主選召他的目的，是為了啟迪華人教會，作文字工作，以文載道，立下真理的根基。他就一直的全力以赴，專心忠心絕不旁騖，不求名，不爭權，不務利，也不想作官，真是“向着標竿直跑”。

　　章先生不是那種大喊大叫的人，也不是跑江湖，宣揚自己的傢伙。很多人所謂作見證，是榮耀自己的屬靈說法；他卻很少談到自己，談的時候也是平實，甚至可說低調。他所作的，只是在皈主後四十年的歲月裏，不眠不休，鍥而不舍，安靜的伏案寫作，從他筆下，湧流出活水。

　　他在皈主前，即有著作數百萬言。皈主以後，寫成中英文專著四五十種。其中最堅實的巨著，有總體辯道學四卷，並有系統神學八卷，內容極其豐富。有人以為他的著作枯燥艱深；其實，如果能夠虔敬沉潛研讀，即使無高深學問，不懂神學的人，也能夠得到益處。

　　曾有一美國青年，於參禪時着魔，見黑浪滔天，驚恐萬狀，窮極呼天，卻苦於難以開口。忽然想起有章著的英文書，西方心靈的沒落，即取來讀；遂從黑浪中轉入光明，而棄佛皈主，研究神學，後獻身傳道。

　　又一青年，對福音深閉固拒，到教會去，則如坐針氈；偶然讀到章著，覺有一大棍迎頭痛擊，倒地痛哭，認罪悔改，心中充滿喜樂平安，並時常引用章著，引人皈主。

　　至於其所著總體辯道學與系統神學，信仰純正，而立論分明，綱舉目張，華人教會信徒和神學院，更應當重用，作為建立信仰根基之利器，必能獲益無窮。

　　紀念章力生先生百年誕辰，想到不僅先生滿有神的恩賜，而且他就是神給華人教會的恩賜。一百年的時間，只產生過這樣一個人；但如果能夠認識，而接受這恩賜，重視這人的書，比起只重眼前歡，作些沒有根，有花無果的工作好得多，將會是為教會百年樹人。到那些大喊大叫的人的聲音不再聽見，到那些以敬虔為得利門路的人不在世上了，到這世代過去，他伏案寫作，默默耕耘的效果，將永遠存在；他將要在所事奉的主面前，領受榮耀的冠冕，因為他相信有神，忠心事奉祂。

　　回想在1970年，向教會中人介紹章長基的時候，最簡單的方法常是說：“他是章力生先生的公子。”二十年後，要改過來說：“章力生先生是長基的令尊。”等二十年後，也許要再轉過來：如果更多的人，都知道章力生先生和他的著作，那就是教會蒙福的時候。

https://www.aboutbible.net/web-talk/web-talk-2004/lit-sen-chang-2/

http://www.wellsofgrace.com/biography/intro/chinese/08-zhang.htm

http://wellsofgrace.com/messages/zhang-ls-index.htm

**章力生：不為自己的人**

于中旻 著 by JAMES C M YU

因這信仍舊說話（來一一：4）

　　章力生先生，於1996年一月十九日，息了他在世上的勞苦，到主那裏領受他的獎賞。他是文宣的名將，為世人留下了約一千萬字的重要作品：前半生寫的五百萬字，是為了國家；後半生所寫的，則全是為了天國。單這不為自己的崇高寫作動機，就少有人可及。

　　現在我們也許難以充分了解，章先生的作品，對教會所作是多麼偉大的貢獻。一位認識章先生多年的宣教士，而且是信主後最早相交，在信仰上對他有過幫助和鼓勵的，也是在看了章著總體辯道學之後，才知道他這些年來作了些甚麼，而了解神特地呼召他的目的。

　　記得，在章先生的喪事禮拜，他相識四十年的朋友，高敦神學院中同學，總結他的一生時，作見證說：章先生（Chang）的一生事奉，是在於“改變”（Change）：並不是說，他善變無常，而是說，他不為自己打算，而以改變世界為使命──在他信主之前，以救國救世為志，栖栖皇皇，著書立說，奔走呼號，立心改變世道人心。但是，他先要自己經過改變，皈信基督，生命重新開始，進而改變別人。然後，再是日以繼夜，奮筆弘道，為教會留下了不朽的巨著，為華人神學界立下了穩固的信仰根基。綜觀華人教會史，章先生的作品，是神藉他的筆所流露出來唯一最夠水準的傑作。

　　這位同學在章先生安葬時又說：四十年前，曾接受章先生送的一枝筆，珍藏作為紀念。章先生的一生，就是為神所使用的一枝筆。現在，這枝筆已經用舊了，殘破了，埋葬在這裏；但這筆所寫出來的文字，要繼續流傳，繼續發生影響力，永遠不會停止，直到主耶穌再臨。這話十分適切。

　　記得，我剛走上生命道路的時候，有位未信主的江蘇籍朋友，問我是否知道章力生這個人。那時，我正在熱烈的追求屬靈引導，儘量閱讀所能找得到這方面的書籍。可惜，當時章先生還沒有多少作品出版。那朋友又說，章力生是江蘇的才子，自幼聰慧過人，有“小戴季陶”之稱；不知如何，忽然信了耶穌。雖然，我們的談話就止於此，但我仿佛記得，他臉上惶惑和肅敬的表情，對基督教不敢再肆意輕視。

　　後來我才得知，戴季陶（傳賢）有一次看到章先生的文章，認為很了不起，問左右的人：“為甚麼我不認識此人？”因為戴是考試院長，在中樞很有地位，影響力頗大。有人風示章先生該去晉見，但章先生年輕職卑，卻有風骨，不肯奔競曳裾侯門。後來還是戴折節下交，而相見恨晚，對其人格大加推重，結識很深。

　　這樣建立的友誼，雖沒有營取私利，到後來還是有些用處的。

　　在興辦江南大學的時候，政府因為怕青年知識分子在校園藉端滋事，對教育控制甚嚴。江南大學由吳稚暉任董事長，戴季陶任副董事長，而以儒家教育為主旨，才得以順利立案。

　　有一次，在談話中問起他哪裏籌得辦學經費。章先生回答說，是無錫同鄉的企業家榮德生，對他無條件支持，經費近於無限制的用，自然減少了許多困難。想到當時不信主的人，在世事上有這樣的遠見，這樣的氣魄，基督徒豈不應該為主的國度更慷慨的投資嗎？

　　現在年輕的一代，或對學術界不關心的人，大概不容易了解，當年章力生信主所引起的震動。就在那時候，或不久後，背叛聖道的林語堂，也宣稱浪子回頭，再歸返基督教。林是個暢銷的通俗作家，很多人知道他的名字；但他歸回了自由派，不是基要的基督教，沒有生命改變的見證，對教會也沒有發生甚麼正面的影響。

　　章力生的情形就不一樣了。在皈信基督以前，他就是尼哥德謨的好人典型；其重生改變，對於華人教會，就像使徒保羅的悔改之於初時的教會，奧古斯丁的悔改之於拉丁教會，是一件劃時代的事蹟。

　　不信主的權威學者也只得說：現在我們不能說基督教沒有學者了。

　　但要了解章力生信主的影響，必須知道假使他不改變，情形又將如何。章先生那時看到世道人心的敗壞，以為必須以教育改變人心，因而辭官不就，要振興東方文化宗教，在江蘇無錫太湖之濱，創立了“江南大學”，作為基地。這所大學，一開始就不同凡響，雖然是創立得晚，卻是當時所有中國大學當中，校園最大而最美的學府，而且規模宏偉，教授陣容鼎盛；在文，史，哲學方面，有唐君毅，錢穆，牟宗三等人輔佐，堪稱為一時之選。

　　他更進而聯絡印度學術宗教首領，圖謀共同努力，反對西方宗教；因為那時他心眼未開，尚不悟基督教是神的啟示，實在是源自東方，而後西傳。但是，人的忿怒，竟“要成全神的榮美”（詩七六：10）。

　　神的手，攔阻了他的妄行，並且拯救改變了他，揀選使用他，成為神的器皿，作為文字的使徒，把神的真道寫給世人；靠賴聖靈的大能，使人的“眼睛得開，從黑暗中歸向光明，從撒但權下歸向神”（徒二六：18）。

　　章先生有許多的嘉言懿行，道德文章都足為人效法。但他最特出的，是真誠與平實。當他信主後不久，很有些人慕名而請其出任教師或牧師。如果換了別的人，定會藉名招搖，儼然自命佈道家，到處跑來跑去，去散播“我的見證”。那時候，他正是國破業失，遠在異國，只要肯宣稱是“神的旨意”，就會一帆風順。但誰也不曾想到，他竟降心折節，報名高敦神學院，去規規矩矩安心埋頭作起老學生來。也就是因此，才得以打好根基，有日後的成就，對華人教會作出貢獻。

　　他之所以能如此作，是因為得聖靈光照，徹底認罪悔改，認識自己的情形。

　　章力生先生信主的經過是這樣的：困居在印尼的三寶壟，他們一家在印尼教會聞道。以後，當地華人教會的吳迺恭牧師夫婦常去探訪，章先生專心研求聖道，虛心求教，並開始去吳牧師的教會聚會。

　　在一次布道會中，聽道時得到聖靈的光照，他竟然當眾痛哭失聲，認罪悔改。問起是誰講道的，是林佩軒先生。用章先生自己的話：“他不像我是有道有理的，他講道是有道無理，指著人說：‘你有罪，你該死！’”就這樣，注重道德希聖希賢的“好人”，奇妙的改變信主了。

　　他給人的印象是不苟言笑，是傲岸難以接近的人物。實際上他有平易近人的一面，而且真誠熱情。在彼此通信一些時間之後，1968年，第一次有機會跟章先生見面。地點是新加坡。我到現在還清楚記得那情景。他從客居裏面出來，真的是雙腳跳離地面，像小孩子般的天真熱情，用力的握著我的手，一見如故。

　　章先生談話，超乎平常的坦誠。他說自己，並不是第一流的學者。他說，年輕時太早擔當學校行政，後來又從政，沒有時間實實在在的作學問。其實，這種知道自己所知不足，才是真正學者的表現。信主的人，更應該有這樣的態度。

　　經過了七年多之後，有機會再見到章先生。那是在1976年初，我們去他波士頓附近的府上訪問。

　　農曆新年正月初三日，是事先電話約定的，我們將於傍晚由紐澤西乘火車抵達波士頓。本來那是個不太方便的過時旅行方式。想不到那天大雪，飛機和汽車交通都停頓了，鐵路成了唯一可行的通路！

　　不過，因為途中雪阻，需要花時間排除軌道上的積雪，到站時竟遲到兩小時。我們想總得乘出租汽車去章府的。哪知下車以後，竟發現章先生跟他的幼公子在那裏等候；而且老人家是自年前雪中摔斷腿後首次出門！我們當然感覺過意不去，而這份盛情，更是永遠難忘。

　　知道章先生日以繼夜寫作的生活，在他府上作客打擾兩三天，不僅心裏過意不去，還多少有些負疚的感覺。但他伉儷卻一再說，有短暫的調節更好。

　　那幾天的盤桓，不但使我們得到旅途的憩息，更領受了許多教益。

　　有一次，談起話來，我問他：“聽說有次在哈佛大學，您嚴斥自由派神學家，是怎麼回事？”

　　他說：“那次聚會中，有些新派學者，大放厥詞，葛培理在座也沒有反駁他們。我站起來說，我們又讀了幾本書，有甚麼好誇口的？就打開聖經，讀哥林多前書第一章18至31節，他們都安靜不再講話了。”

　　我所聽到的衛道雄風，當事人竟這樣輕鬆平淡的敘過，可見主的僕人是不張狂誇大的人。

　　章家的生活，很是儉素；但待客饌食卻非常豐盛。我們則因為長途環球旅行，只帶輕微的禮物，略表敬意。章先生在用餐的時候說笑：“我們可以互相標榜，都是照聖經的教訓：我是‘客要一味的款待’；你是‘施比受更為有福’。”

　　我說：“我們都不遵照聖經：你預備這多味的菜，怎能夠說‘一味’款待？應該只有一味才對；我則微薄不成敬意，更說不上‘施’。”

　　章先生就是這樣，珍視人家對他的誠意，不論多麼微不足道。在1994年，我寫完主與人同住：約翰福音紀傳，請章先生指正並作序。我先寫信徵求他同意。他復信答應了。我就寄稿子去；想到他那時已經九十一歲，總不能叫高齡老人抱著一大堆稿件跑郵局投寄，所以我附足回郵的信封，可以方便他看完同序文一起託人投入郵筒就行了。他竟又復信說：“施比受更為有福！”可見他是多麼的謙卑，顧到每一小事。

　　可惜，不久他就中風臥病，一年多後逝世，那本書出版時他竟然未得看見。

　　小人的小，是因其只想到自己；君子則是相反的，常常想到別人，不專顧自己。章先生就是這樣一位君子人，是基督徒君子。用聖經語詞來說，就是“顧別人的事”（腓二：4）；這絕不是說專管閒事，而是說有基督醇厚廣博的愛，自然流露在生命中。

　　在這危險的末世，一般人總是“專顧自己”（提後三：1），顯出他是多麼卓越出群，多麼可貴。如果華人教會能多有幾個這樣的人，情形將會有多大的差別！

　　惟願神聖善的靈作工在人心中，感動更多的華人聖徒，繼起奮筆宣道，靠賴聖靈大能，攻破堅固的營壘，將人的心意奪回，使他們都歸附基督（林後一○：4-5）。這是章先生的心志，也是聖徒的責任。

懷念章力生先生

　　一代衛道的勇士章力生先生，服事完他一世的人，就安息了。是的，現在我們已經不能再聽到他的聲音，不能再看見他的形貌。他放下了筆，但留下了那健筆寫出的的著作，仍然向後代說話，引領人走在正確的信仰道路上。

　　綜括他一生的持身為人，可能還是與早年所受儒家教導有關。儒家常用詞彙中，有“小人”與“君子”之分；小人不一定是惡人，更不一定是笨人，反而常是聰明伶俐的，只是他們的心小，因此，章先生常見證神的恩典：“祂從高天伸手抓住我，把我從大水中拉上來。”（詩一八：16）這是說，他基本的神學思想和經歷，是認識人完全的敗壞，神無條件的揀選恩典和拯救的大能。

　　章先生不止一次說：“我是最愚拙的人。”很多人聽到或讀到他這樣說，但很難相信這是事實。他寫信給我說：“小兒長基之才，勝弟十倍。”連他的公子長基，也信不下老父所說的是真的。但為甚麼他這樣說呢？我認為是由於認識自己，認識主而有的謙卑。

　　打從我們開始通信，他寫信總是自己稱“弟”。對不少信主的人都是如此。我覺得比我年長幾乎三十歲的人不必這樣。他回信說，以後再加解釋。但他總是不肯改。後來籠統的說：“我聞道晚，在主內實是後進”。用一句最普通的話來說，他真是謙謙君子。現在真的後進，也狂妄得不知天高地厚呢！

　　英國政治家柏克（Edmund Burke, 1729-1797）說得好：“A king may make a nobleman,but he cannot make a gentleman.”

　　照當時英國的情形，Nobleman 是貴族，有權勢，有很高的社會地位，需要王特別的恩寵，才可以得到。Gentleman 雖然無權無勢，卻更是尊貴，在於其品格，不是任何地上的政權所能給他的。這個字相當於中國的“君子”：不需要有地位，只是一介平民，只要不是罪犯，不是奴隸就可以；但其所含品德的尊貴，不用任何人給他封號。

　　章力生先生就是一位君子。

　　中國人的語言中，把君子與小人對稱。小人的小，是他的心胸狹小，只想到自己，自私自利。君子則是心胸廓大，想到別人，想到天下。小人是為了自己，沒有原則；君子是固守信念，恆久不移。

　　綜觀章先生的一生，有他特異的地方。簡單說來，是真正的偉大：偉大的基督徒，不同於世俗的偉大，是有大位，作大官，發大財等。基督徒的偉大，在於其長，闊，高，深。

信念之深

　　章先生悔改信主之後，蒙神恩典呼召，年逾半百，再作學生，發憤研讀神學。他是篤實力行的人，全心致力，以文字弘道。除了在神學院教課之外，夜以繼日不息的研讀著述，焚膏繼晷，有時只睡二三小時，或徹夜不寐；其書信或文章，有的注明作於凌晨三時，五時。他自己說，其所以如此作是要“贖回光陰”（弗五：16 英譯），補償從前失去的年日。 在信主後約三十年的時間中，章先生有中英文著述共約八十餘種，計五百萬言；其中尤以晚年的總體辯道學及系統神學，為堅實的巨著。他這樣作，是因為深信惟有基督聖道，是獨一的救法，是人類的希望。他認為聖徒應該注意，忠心於主所交託的“文化使命”（Cultural Mandate），走出象牙塔，站在戰神山（參徒一七：16-34），像使徒保羅一樣的為真道竭力的爭辯；“在神面前有能力，可以攻破堅固的營壘，將各樣計謀，各樣攔阻人認識神的那些自高之事，一概攻破了；又將人所有的心意奪回，使它都順服基督。”（林前一○：4-5）這樣的信念，成為他的負擔和生命力，作成主交託的工作。

仁愛之闊

　　章先生平常不苟言笑，其實他是很容易親近，很有愛心的人。要有真愛，必須有所不愛。聖經說，末世危險的日子，人只會愛自己，愛錢財，愛宴樂（提後三：1-4）；這樣的人不能愛神，愛人。章先生平生致力寫作，卻不計稿酬，沒有積財。他自己生活儉素，穿自補的襪子，真作到不懷居，不奢靡。但他不僅愛自己的家人，還在經濟上奉獻給十餘個機構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作的工作，完全是為了愛神愛人的緣故。所以他的愛是廣闊的，達到他工作所達到的地方，禱告所達到的地方。也許不是很多人知道，他是個代禱的人：他的信中提到代禱，書中提到為人代禱，使愛沒有邊界。

理想之高

　　當他還幼小的時候，不是牙牙學語，第一次說話的時候，說的就是一句完整的話：“我要作好人！”長成後人稱他“才子”，立志救國救世，不曾昧心貪污，有清廉的佳譽。後來創辦江南大學，想以教育改變人心，挽救頹敗的世風。在皈主之後，更是“為祂丟棄萬事，看作糞土，為要得著基督，向著標竿直跑”（腓三：8,14）。雖然政府多次徵召他出任部長高官，他並沒有易志再去從政，也沒有營求教職高俸大名，作肥己的牧人（結三四：1-6）。他只是默默的事奉，不求人稱讚，欣賞，只求主喜悅。尋求神的國和神的義，而不事奉肚腹。

恆忍之長

　　他本來是希聖希賢，是位近於墨家苦行派的儒者，半生過著“孔席墨突”（孔席不暖，墨突不黔）的生活，栖栖皇皇，奔走呼號救國，宣揚“自力主義”。皈主以後的章先生，一直走著十字架的道路，全家也跟他共苦。初到麻省，合家六口共居一室，生活刻苦，以至使來訪的舊友吃驚，以為是“章力生瘋了”！夫人本來是宦家千金，竟作助理看護病人，形同傭婦，以補家用；兒女則打工讀書，賴獎學金。但靠主的恩典，他恬然處之，“無論在甚麼境況都可以知足…知道怎樣處卑賤，也知道怎樣處豐富。”（腓四：11-13）靠主的力量，恆久忍耐，結出美好的果子。

https://www.aboutbible.net/Ab/E.62.LitSenChang.html

　　華人教會靈裏荒歉，還沒有能結出凱柏（Abraham Kuyper, 1837-1920）那樣的果子。凱柏是荷蘭改革宗神學家，政治家，曾任首相，又是作家，創辦了著名的自由大學。章先生心儀凱柏，理想信仰，也都與其相近。這位華人的凱柏，離開我們去了，但他留下的著作仍然說話。祝聖靈化育人心，興起更多像章先生一樣心志的君子，忠心事主，弘揚聖道，結出豐盛的果子，完成主所託付的大使命。阿們。

**章郭令宜的见证**



章师母和两名女儿

　　新旧交替

　　我生在1911年十月十日〔宣统三年，即辛亥年八月十九日〕武昌起义后的第三天。那时，各家都人心惶惶。我父亲郭漱霞是清政府的官员，每天公务忙碌，回家后已非常疲倦。那天，他回家后，仆人问安伺候完毕，向他报喜说：“老爷，恭喜您添了一位千金。”父亲说：“什么？又是一个女孩，真是（多余），尤其是时局不平靖，添不少麻烦！”同时又叹口气说：“我们已有五男一女了！”

　　我既然是最小的一个孩子，照理该特别得宠爱；可是父亲有中国传统重男轻女的观念。不过，母亲对我却是全心地万分痛爱。

　　官者之家

　　我祖父原籍福建；因为被朝廷派往温州作官，就在那里定居。浙江温洲是文物之乡，山川景色秀丽，有不少历史古迹，文士辈出。我祖父是位学者，精通诗书，道德与文章都为人所称赞。但家中事务，是由我祖母主持。她是孙抚台的千金，名门闺秀，聪明能干，有才有德，教养儿女非常严格，育有五男一女。

　　我大伯父是一位文人，曾任过大学校长。我父亲是次子，因他自幼聪颖过人，所以极得父母锺爱，取名“二宝”。我三叔从小体弱，在家服事双亲；四叔，五叔才具平庸。我还有位大姑母，是父亲的姊姊，像祖母一样的聪明才慧，待人温和，常在家中排解纠纷，有“和事佬”的雅号。

　　媒妁之言

　　照中国传统的礼俗，婚姻是由作媒的人介绍，经父母决定终身大事。如果媒人狡诈欺骗，婚姻铸成，就抱恨一生。

　　我父亲娶了鲍家的女儿，就是我的母亲。她不是出于官宦之家，而是作生意的。当媒人来提亲的时候，祖母用尽方法反对；祖父倒不在意，以为只要家世清白，五官端正，人品贤德，也够就了。但祖母说：“我们家虽非富有，但是书香门第，不是门当户对；而且容貌不美，双脚又大些，如果婚后不洽怎么办？”因为祖母爱子深，所以事事为他 着想。亲友知道了，也从旁进言反对婚事：“你的儿子是读书人，那怕找不到理想的妻室？对方容貌既不美，又不识字，恐怕不适当！”但父亲孝心甚坚，听从祖父作主，祖母自然是极不欢喜。不过，等到婚后，她与我母亲 却婆媳相处极好，她很爱母亲，使亲友十分惊奇。

　　“喜讯”：大姐生

　　1905年，清廷派五大臣出洋考察，我父亲被选派随行，他负责的是考察各国渔业部门。我父亲归国后，向朝廷提出考察报告，然后请假回家。久别重聚，何等快乐。照我们的家规，儿子外出归来，必须先向母亲请安，禀报一切，然后才可以自由行动。我父亲从大门直趋祖母的正房，把从外国带来的珍奇特产奉上，以表孝心，并且逐一解说。然后，再去同母亲见面，并看哥哥们。他在家住了不久，又返北京到差。不到一年后，母亲 就生了一个女儿。我父亲在京得到消息，打电报回家问候母女，并嘱请一乳母哺养。这是我家第一次雇用乳母。为了记念在美国的梦想实现，特给女婴取名“美兰”。

　　“又一个女孩”：我的出生

　　不久，我母亲病得很重，看来没有恢复的希望。那时，我家有个林表姑丈，常来帮忙处理邮件，是家庭律师顾问。他向祖母建议，不如送母亲入京，由父亲就近照料，免得将来遗憾。他并且自动愿意伴送到京。祖母在旁静听，只说了一句：“好吧！”。至于我尚在襁褓的姐姐，则留在家中，由母姨照料；因此，她全家也移来我 祖母家同住。启程那天，走了不多远，轿杆忽然折断。母亲认为是不祥之兆；护送的林表姑丈也以责任重大，而感到忧虑。

　　然而这些迷信，全是多余的。母亲抵京后，因为有良医照料，心情也愉快，就渐渐好了。两年后，生下了我。

　　曾几何时，一切都变了。宣统离了宫，皇宫禁城成了游客参观的地方。

　　姐姐的婚姻悲剧

　　北伐后，首都从北京移到了南京，我家也南移到上海。我的长兄是医生，家里也有诊所。

　　我父亲的结拜兄弟许世英，曾任国务总理。他们二人谈起儿女婚姻，就决定把我姐姐嫁给他的儿子。谁知那个丈夫精神不健全，婚后打骂妻子，一直没有喜乐可言。我姐姐回家要离婚；但父亲总不许可。他们育有二男一女。后来中日战争，日本飞机轰炸安徽，姐夫被炸死。这样，姐姐脱离了婚姻的痛苦，走进了寡妇的悲凉。

　　我高中毕业后，进了护士学校。有一段时间，我同作医生的大哥一起工作。不久，我想要进入大学，但我父亲不赞成男女同校，不让我去。他说：“你不必读大学；能写能读，已经够了。女子无才便是德！”

　　十年京华与说合婚姻

　　当蒋介石成为中央政府主席后，他任命内兄宋子文作财政部长。宋要我父亲出任主任秘书，在假期回上海。有一天，跟一个财政部的职员坐在一起，谈起家事。我父告诉他，有五男二女。六个已成婚，只有幼女待守闺中。那人说，他有一个朋友刚从法国回来，愿意介绍。他说的那个人就是章力生。

　　他先向力生的母亲说亲。力生的母亲极力推却。他认为官家小姐花钱如水，又不会作事。因为她有六个媳妇，全是乡下人，全是目不识丁，每天只是在家作粗工，都怕婆婆。因为小孩过多，有天力生帮忙洗碗，打破了碗 ，他母亲反骂媳妇让他帮忙作工！她对力生就是如此宠爱。

　　那作媒的朋友定要事情成功。他请我们全家吃饭；我的三位兄长也回请。这样，我与力生见了四次面。在我家吃饭时，我帮助仆人工作。力生很聪明，他看见我很勤快，虽然有仆人还自己动手作工 ，他想：“不错！”。当他在海外时，也有许多人热心介绍，又有官家小姐，又有博士，却没有一个在他心里；因为有学问的人要爬在他头上；但要我，他可以居首。

　　一二八上海事件我与章力生结婚

　　1932年一二八之役发生，日军进攻上海，母亲带我逃到温州与我三哥同住。他是招商局的局长，家里房子很大，房间很多，很多亲友去投靠他。在那时，日军进逼南京。我父亲怕被日军迫问部内事务详情，就逃入上海租界。在那里，他想到了我的婚事。

　　父亲打电报给三哥，说他已订妥一个大旅馆，要令宜与力生在三月十六日结婚。三哥立即向母亲报告。母亲大发脾气：“岂有此理！没有得到我们的同意就决定下来！”三哥认为父亲之命没法反抗，就开始准备一切。我更是无法反对，只有听天由命。我三哥拨了一只船，家人亲友一同驶往上海。在婚礼中，主婚人是蔡元培先生。

　　新婚之后

　　婚后不久，章力生就不快乐了。因为我爱世界过甚，打牌、喝酒、吸烟、跳舞，样样都爱；他后悔不及。他到我父家里，看到每人都如此，气得想立即离去。我父非常爱他；但我母亲恨他。有一天，在家吃饭时，他气得不能再忍，大发脾气，把整个饭桌踢翻。自此以后，我们时常发生争吵。

　　我知道自己是错；只是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他是位仁人君子，全没有不良嗜好，只是每天相伴纸笔，寸步不离，每日伏在案上。那时，他被调到上海市政府，随市长吴铁城工作。我父母与长兄同住。

　　中共前首领的接待

　　1949年，共军进占上海。我们又要逃难了。却太迟了，已经没有船位，我们只好睡在甲板上，乘最后一班船离开上海。一家睡在一起，幸而没有遇上台风，不然一家都要葬身台湾海峡啦。

　　1950年，印度泰戈尔（Rabindranath Tagore, 1861-1941 ）所创办的世界大学（Visva-Bharati University），邀请力生去宣讲发扬东方宗教，我们乘轮船前往，经过香港。在那里，我们去探老友张国焘先生；他是中共创始人之一，曾任主席。他要我们全家在他那里住下，旧友重聚，谈得很快乐。

　　有一天，我发现他拿了一大包东西从后门出去；回来的时候，包裹不见了，却带回许多食物。后来我知道，他是典当衣物，换钱买食物给我们吃。他竟有这样的爱心慷慨待人。

　　峰回路转：爪哇的新生活

　　上帝在力生身上动工，阻止去印度的路。那时，印度政府与国民政府断交，印度去不成了，却引导我们往印尼去。

　　有一对华人夫妇，很喜欢我们的孩子，要我们到他们的城去住。到了那里，我想起姊夫的姑母，嫁给那里的一位“糖王”，家道富裕，又有大房子，不妨去问一下。找到了那里，有一位妇人出来，就是姑妈，迎接我们进去。当我问起：“你们有空屋让我们住吗？”她马上说：“二妹，真对不起，可惜昨天已租出了。”我失望了，只好再托人找。结果，一位友人找到了一座平房，可是要付顶让费。当时，财政部长所给我们的旅费还有些剩余，刚够付那笔钱，就搬进去住。

　　神赐力生新生

　　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著信；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。（弗二：8）

　　我们隔壁有一所教会在奉献新堂。那是一所讲印尼话的教会。天气很热，傍晚力生带着三个小的孩子出去散步，经过那里，听到里面传出美妙的歌声，就进去坐在最后一排，预备 着出去时容易些。那牧师从台上注意力生，走过来同他谈话，问他懂印尼话吗，力生说只能讲英语。那位牧师即用英语同他对话。从此以后，他常参加聚会，一次一次，逐渐地移向前排座位。

　　此后，牧师来我们家访问，他看见我画的观音像挂在客厅壁上。他问是什么人拜的。我说：“是我！”他告诉我不应该拜偶像。我想：这人真是多管闲事。

　　从此以后，那牧师常来探访，力生也每主日去教堂。但他不明白罗马天主教与更正教的分别，就在家阅读研究。又因为健康欠佳，需要在家休息，只为中文报刊撰写一些短文。后来渐渐有人知道力生对基督教有兴趣，罗马天主教也来探访。更正教方面，则有王载牧师夫妇，要力生加入他们的教会。

　　那对于力生是很难决定的事。他不能轻易决定，因此，什么事都无心去作，只是定心研究：哪是真道？

　　神感动我的心

　　我的心哪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；凡在我里面的，也要称颂他的圣名！我的心哪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！不可忘记祂的一切恩惠！祂赦免你的一切罪孽，医治你的一切疾病。（诗一○三：1-3）

　　我听了王师母的话，就开始去教堂。

　　有一天晚上，我从外归来，心情很不好，难以入睡。忽然有人站在我床前，白衣长发，对我说：“你丈夫已经有教会请他任牧师！但是……”我想接着问下去，但那人不见了。

　　那个星期三，有位会说国语的美国牧师来探访我们。他后来跟我们常有来往。有次他见了面就说：“恭喜牧师夫人，在美国德州，有一个小教会要请你丈夫作牧师。”我当时觉得莫明其妙 ，他说的话，跟那晚的白衣人所说的简直一样；不过，那人后面说的“但是”是什么意思？一直想不明白。

　　一星期后，那位美国牧师又来看我们。他脸上带著不快乐的样子。他说，那教会来信告诉我，那教会的长老与执事都通过了，想接受聘请章力生为牧师，只是付不起旅费，所以决定在当地请人。我想起那晚白衣人所说的“但是……”原来是不成的意思。我们又看到有神的美意。

　　航向美国

　　那时，力生在玛琅教书。那学校的创办人是王载牧师，他们也约请传道人来，在一起研读圣经。那里有一位姓黄的女教师（Rose Wong），是美国麻省高敦神学院（Gordon Divinity School）的毕业生，也是波士顿一个教会差派去的宣教士；力生对圣经有不明白的地方，时常向她请教。她问明力生的来历，就说“你是一位大著作家，又曾任政府高级官员，可以到美国去深造啊！我可以介绍你给我的院长，告诉他你的一切。”不久，接得高敦神学院院长高达博士（Dr. Burton Goddard）复信，表示极为欢迎。二星期后，得到了赴美的签证。

　　我持反对意见。第一，生活困难，力生没有固定收入。二，他健康不佳。三，不善于英文。但力生说，神的工作，没有人能反对。神负一切的责任。幸而那时我们的长子、次子都已不在印尼；长子长基在美国读大学，次子长德在台湾参加空军官校 ，只有三个年幼的孩子，跟我们前往美国。

　　在美国作神学生

　　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藉著祷告，祈求，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。（腓四：6）

　　1956年三月，轮船抵达加州长堤，再转往波士顿。在那里，有高敦神学院院长和教授们等许多人在等待欢迎着。

　　从此我们开始学生的生涯。力生每天早出晚归，每月交四十元学费，我就开始工作补助家用，作的是清洁与照顾孩子的工作，此外又加作水彩油画，有些画也参加展览，很奇妙，全部都卖掉，且得了头奖；其中有一幅现仍挂在美国众议院议长John MoCormack波士顿的办公室。力生三年后毕业。

　　爱心与忍耐的试验

　　圣灵所结的果子，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。（加五：22-23）

　　我们迁到另外一处房子。隔壁的邻舍是个护士，时常来探访我。她有三个孩子，我免费替她看顾。在谈话当中，这位护士说，你既然是护士，何必作这种工作，我带你到专门介绍特别护士的地方去。我说，我既不会 说英文，又不能写，没有人会请我。哪里知道神在作工，不成也能成就。那邻居陪我去见负责人；她不但没有看不起我，而且很喜欢我。她只问了些我的经历，就要我签字，并不嫌我的英文欠流畅，不易懂，却称赞我的字写得漂亮。第二天，我就开始了工作。

　　起初，说是工作一星期。病人是腹部手术，痛苦万分。她的脾气很坏，那是可以了解的。我对她十分同情，耐心看顾她。她竟日有进步。她的丈夫看我与别人不同，就要我继续看顾下去。不久，她可以起来走路了，而且能够到外面去。后来我们成了好朋友，他们常来看我。

　　从此以后，一个又一个的看护工作接排下去，没有停过一天。因为人在病痛中，定然会脾气不好，这是可以谅解的。但许多美国人，不爱作这种看护工作。看护病人确实是不容易的；他们患不同的疾病，有不同的信仰背景，并且有许多是不信神的。许多有坏脾气。

　　我忍耐这一切，并且向他们为主作见证。结果，有不少在死前愿意信主。

　　要忍耐爱人，这是神试验我的开始。这是我从1958到1979年的生活。其中只有一段时间，是在工作了十年之后，陪力生环球讲学，算是有几个月的休息。我看顾的最后一个老人，已濒临死亡边缘；但在我悉心照顾之下，竟然日渐进步，使许多人非常惊奇。这不是我作的，是神指示我作的。她的儿子很喜欢我，叫我不要离开他的妈妈。他怕我要走，一直加添我的工资。但是她的媳妇恨我，她说：“你看顾得过好，她长活不死，我们要多花钱。”但这老人不要别人帮助她。她体重有一百六十磅，年纪九十六岁，没有别人帮助，我自己扶持看顾她十分劳苦，日久我的左手臂痛得难继续工作下去。同时，她的寿限也到了，就此停工在家休息。

　　现在要说到神的恩典，使我们有自己的房子。我们初到美国是难民，上无片瓦覆顶，下无立锥之地。免费住屋时要为人作工，受了许多痛苦；租房子时，每月也要付租金。后来有一幢老旧房要出卖，售价是一万二千元。我们跟大儿长基商量。那时，他还在读书，而且结了婚，生了孩子。他们夫妇刻苦节用，尽力筹了五千元寄给我们，作为首期付款，但所差的 其他钱哪里来呢？力生和我都没有全职工作，缺乏固定收入；三个小的孩子，还在中学求学，真是告贷无门。但感谢主，帮助我们贷到了款，买下在美国第一所房子，得以安居下来。从那里，我们迁到现在住的房子。这是神赏赐的。感谢神的恩典。

　　神恩足用

　　我要向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何而来？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（诗一二一：1-2）

　　1990年一月九日，力生被送往医院急诊，有两天失去知觉，如同死去。那天正是黄一匡的母亲寿辰，我在一星期前，答应她定会去贺寿。那知我后来咳嗽咳得前所未见地厉害，只好取消 了约会，留在家里。我准备好了晚饭，送上楼去给先生吃；我自己下楼去吃我的晚饭。我吃到一半，再上楼去看先生吃得如何。哪知他却躺在床上，紧闭双眼，四肢不动，义齿也脱落 了下来。我急忙去试他的脉搏，跳得非常急促，就立即打电话召救护车送他入医院，施行人工呼吸。他到第二天才醒过来，说，是我救了他的性命，竟会及时到他那里。此后他开始叫我为“女先知”。

　　力生于1975年、1987年一月、九月、1989年九月、1990年一月，有六次住进医院，都是我在旁日夜不停地看顾他。到了1991年六月一日，我晕倒了不能起来。送医院经医生检查，说幸而骨头没有折断，只是坐股受伤。我卧床休养了一年半。

　　不爱钱财

　　善人给子孙遗留产业；罪人为义人积存资财。（箴一三：22）

　　我在外工作，是为了生活的需要。力生在神学院兼任教授，每月收入只有二百五十元，还不够付暖气的燃油费用。他一切不管，只是每天与纸笔为友，我负责家中一切。我买了房屋，以后又卖出；他也不管家中的开支，真好像是寄居的客人。

　　为真道争辩

　　你的道在海中；你的路在大水中；你的脚踪无人知道。（诗七七：19）

　　力生聪明绝顶，辩才极佳。他初学法政，思维清晰，服务国家，忠诚无已，所以神要重用他。1956年他进入高敦神学院，1959年毕业，继续著述讲道，直到离世，历时四十年。他讲道不收分文，教会致送酬金，概予退回。

　　1968年，力生环球布道讲学，申请护照签证时发生困难，力生想要放弃。我忽闻主声：“不要放弃，展诵诗篇第七十七篇！”10节指责我们信心不强：“这是我的懦弱。”14节：“你是行奇事的神；你曾在列邦中彰显你的能力。”以后，果然蒙神恩典和大能，短期内成为美国公民，得到美国护照。19节：“你的道在海中；你的路在大水中；你的脚踪无人知道。”后来果然如期顺利越过太平洋。

　　中共领袖归主

　　一切信祂的都得永生。（约三：15）

　　1950年，我们向张国焘先生一家告别。以往曾有书信来，力生向他证道，后来失却联系。许多年后，我们听说那国焘中风，来美国就医。张氏有三个儿子，长子在纽约作医生，次子和三子在加拿大。以后，张氏夫妇去加拿大，住在老人院里。我们得到消息，力生由我陪同立即去看他们，并见证福音。张国焘已不能言语，但尚能听；听道后不住点头。我们看到他很喜乐。

　　不久之后，张夫人要我们再去探访。她说：“我丈夫听了章先生所讲的福音，深受感动；他愿意接受相信基督，并且受洗。你们能再来一次吗？”我们听了，当然欢然前往。我们到了那里，看见他病床上面挂著力生所写的字：“我爱救主基督耶稣。”力生即为张国焘和他的妻子施洗。他把所写的张国焘自传三册送给我们，十分珍贵的礼物。

　　不久之后，张国焘离世了。这位青年时满怀雄心大志，想自己作救主，在地上建立理想天国，并且作了中/共主席的领袖，后来却幻想破灭。现在因皈信救主耶稣基督，他倒是进入了真正天国的永远福境……

　　上帝是信实的

　　凡事都有定期，天下万务都有定时。（传三：1）

　　我感谢神！教我出黑暗进入光明，出死入生。我感谢神，使我在圣工上有分，协助支持我的丈夫。我感谢神，赐给我五个孩子，三男二女，各具不同性情，神在他们身上，都有祂的 计划。感谢神，那么多次的拯救我的生命，祂确实在我身上有祂奇妙的计划。感谢称颂主圣名！http://cclw.net/withess/8-01/zglydjz.htm

**“真理斗士”章力生　林慈信**

　　“真理斗士”章力生教授于一九九六年元月十九日，在美国麻省安息主怀。

　　章牧师渊若先生，字力生，江苏省无锡县人，生于一九零四年五月九日。早岁熟读经书，深悉国故，关心国是；日击中西濒于危亡，因着书立说，后奔走呼号，孔席墨突，倡自力救国，遂改以字行。

　　先生早岁负笈沪上，毕业于复旦大学，志于法政，以为救国之道舍此末由。二十一岁时，即在北京任大学教职，为最年轻之教授。继往欧洲深造，入巴黎大学攻法政，并赴英国伦敦、剑桥、牛津，及比、德、瑞士等国，博访周谘，求兴邦建国之道。二十六岁返国，任国立中央、暨南等大学教授、院长。泊中日战起，被征召，任党、政、国防等要职，由法政学家而为政略家。战后膺选国大代表，并侨务委员会副委员长。

　　先生见及社会弊病，由于人心，知治平之道，非赖政法可几。遂沉迷叁教，参禅学佛，并兴意振作中国文化及东方宗教。乃创办江南大学于太湖之滨，罗致着名学者，如：钱穆、唐君毅、牟宗叁等任教授。并欲往印度大学讲学，籍以联络彼邦学者，同宣扬东方文化、宗教。不意局势转变，被阻滞于印尼叁宝珑，忽蒙上帝恩典闻道而归主。逐摒却万事，辞谢约聘，至美国高敦神学院，降心修读神学，时年已五十叁岁。毕业后，任教于该院多年，获惠敦大学文学博士，退休时并获赠“卓越名誉教授”荣衔。

　　先生蒙召以后，上承天启，专心以文宣道，日夜奋笔着述，要把“心中盼望的缘由，....准备回答各人。”(彼前叁:15) 并“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，竭力的争辩。”(犹:3)而持身俭约，寒素坚苦，从不告人，家居不尚奢华，着述不计稿酬。所成中、英 著作，大小凡八十余种，字皆埒金比玉，尤以晚年作品《总体辩道学》四卷及《系统神学》八卷，为精心坚实之作；不惟有学术上之价值，且具有极高之属灵水准，一为卫道，一为建立，使阅者得益。

　　先生在世寄居九十叁年，于一九九六年元月十九日安息主怀。但愿上帝继续使用其著述，“因信仍旧说话”(来十一:4)永垂后世。

　　章力生教授主要著作：

　　《系统神学》(八卷)。宣道出版社，1989-1991，香港。

　　《总体辩道学》(四卷)。天道书楼，1982，香港。

　　《人文主义批判》。宣道出版社(初版)，1968，香港；基道书楼(增订版)，1985，香港。

　　《本土神学批判》。基道书楼，1984，香港。

　　《世界名人宗教观》。证道出版社，1961，香港。

　　《孙文主义之神学基础》。圣道出版社，1971，香港。

　　《东方宣道战略》(中译本)。宣道出版社，1972，香港。

　　《世界宣道战略中心》。中国信徒布道会，1981，台湾。

　　《永生之道》。圣道出版社，1971，香港。

　　《立国之道》。圣道出版社，1971，香港。

　　《生命之道》。晨星书屋，1968，香港。

　　《救世之道》。晨星书屋，1968，香港。

　　《原道》。国际学生会，1960，美国。

http://www.cclw.net/gospel/new/sjmrzjg/htm/chapter02.html

1. 章力生，《人文主義批判》自序。 [↑](#footnote-ref-0)
2. 章力生，《人文主義批判》自序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)
3. 章力生著，《末世論》第8頁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)
4. 章郭令宜的見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)
5. 章郭令宜的見證，第9頁。 [↑](#footnote-ref-4)
6. 章力生，《末世論》，第9頁。 [↑](#footnote-ref-5)
7. 章力生，《末世論》，“自序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6)
8. 章力生，《末世論》，“自序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7)
9. 于中旻，“章力生先生誕世百周年紀念”，https://www.aboutbible.net/WT/WT107.html [↑](#footnote-ref-8)
10. 章郭令宜的見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9)
11. 章郭令宜的見證第11頁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0)
12. 章郭令宜的見證第13頁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1)
13. 章郭令宜的見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2)
14. 章郭令宜的見證“自序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3)
15. 于中旻著，“章力生：不為自己的人”，參聖經網 章力生：不為自己的人https://www.aboutbible.net/Ab/E.62.LitSenChang.html [↑](#footnote-ref-14)
16. 章力生，《人文主義批判》，參吳明節為其所寫之序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5)